

定,天地间,白天的一切,在夜色里,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顿时神秘起来。更神秘的是蛙鸣。沿河两岸,青草池塘,蛙鸣如海浪跌宕,如春潮起落,演奏的乐曲气势如虹,滔滔不绝。但是,就在眼前,窗外、池塘或河岸,你听得见却看不见,就是如此神奇。蛙声如潮,我就在这潮声里安然入梦……

一觉醒来,窗外晨光熹微,远处依然隐隐约约,而蛙鸣却是清清楚楚——“呱呱呱”“呱呱呱”,还是睡前的蛙鸣。再无睡意,安安静静躺着,什么也不想,此时此刻,只有蛙鸣,全世界都只有这蛙鸣……

蛙鸣是不是通宵达旦?常常一觉睡到自然醒,不知道;但偶尔夜起,蛙鸣仍然有,只是似乎不如睡前那般高亢激昂,倒是缠绵婉转,如小夜曲,别有情致。

二十年前在乡里,那时的春天,春天的蛙鸣,蛙鸣的气场,是不是像现在这样?二十年后到了城里,春天还是那时的春天,蛙鸣是不是还是那时的蛙鸣?蛙鸣声里五十余年,半个世纪,蛙鸣在每年春天响起,听起来熟悉,熟悉中又夹杂着陌生,像风在飘,雨在飘,云在飘,我也在飘?蛙鸣声里,有时也会令人胡思乱想……

那时在乡里,春来何处无蛙鸣?当时只道是寻常,春天是该有蛙鸣的。进城至今,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年年春来听蛙鸣——可蛙鸣声依旧,人却非复当年。多少年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如鱼饮水,自在心头;一到春来,一到蛙鸣,全在这潮水般的乐曲里冲刷、冲淡、冲走。蛙鸣消逝,又卷土重来,如潮涨潮落,云起云飞……世事无常亦有常,有常亦无常,唯有蛙鸣永恒。

“呱呱呱”“呱呱呱”,蛙鸣跌宕起伏,那是春之歌,生命之歌,夜色里听,晨光里听,都是一种美好。恍惚间,眼前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安宁祥和……

一年一度的春天,一年一度的蛙鸣,明知总是如期而至,却又总是充满期待,就像干涸的池塘和土地期待一场甘霖,就像在黑暗里的夜行人期待一丝光明……

彼伏。这春天的曲子,令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每天早出晚归,忙碌,劳顿,疲倦,闲适成了奢望。有了蛙鸣,暮色里归来,倦意在蛙鸣里一点一点被稀释。入夜,蛙声如潮水涌动,破窗而入,塞满了四楼每一个角落。躺在床上,整个夜晚都是我的,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只管尽情享受这份忙碌之后的闲适,享受这份妙不可言的天籁之音。

每一个夜晚,在蛙鸣声里入睡,又在蛙鸣声里醒来。

这些蛙们霸气!个子不大,比鸭和鹅小多了,但气场不小,比鸭和鹅大多了。声声蛙鸣,“呱呱呱”“呱呱呱”,无须铺垫,也不抑扬顿挫,开口便是高腔,此起彼伏,有如金石之声,又如军中呐喊,在暮色里或夜色里振响,似乎大地被撼动,此刻是蛙们的蛙鸣一统江湖。“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似乎真是那么回事。蛙鸣声起,从此闹腾,从春天到夏天,直到初秋……

夜色连着暮色而来,灯光明暗不

春雷一响,蛙们就醒来了,兴奋了,一场冬眠养足了精神,抢着唱起了春天的曲子——“呱呱呱”“呱呱呱”,不分白天黑夜,不知疲倦,自在快活。那股子闹腾劲儿,让你明白究竟是谁在闹春!

寓居沿河风光带,正处在城乡临界点——城郊。土地一垄一垄,却不见稻田,更别说成片,但有民房,有池塘;临近河流,河岸杨柳,河滩草地——足够蛙们安身立命,也就有了蛙鸣。

寓所在四楼,宽敞明亮,通风透气。东端有口池塘,不是很大,也不是很深,夏秋时节有时甚至是干涸的,像极了向着苍天张开的干渴的嘴,时刻期待着天降甘霖。池塘四周,有桂花树、枇杷树和柳树,还有趴着的杂草和立着的丝茅草,不声不响地护卫着池塘。春雨落下来,春水满池塘,民房里的鸭和鹅唱着小曲跑向池塘,纵情欢娱,池塘里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热闹模式。把这种热闹推向高潮的是蛙鸣——在夜间,在窗外,蛙鸣声外的一切声响全被淹没,只有蛙声如潮水涨落,此起

儿远在天涯

江水那么远,足以
引领,皈依的灵魂

青草,墓地
刚好栖息亲人的肉身

刚好,接纳
一朵云彩的寄语

坟地。又高又亮
一个世纪过去了
另一个世纪
灯光,再次亮起

漫漫长夜
你用星辰般的眼睛
看着自己也看着别人

灯光的远处,祈福的人
一支曲子在他心头萦回

缝补

你用一针一线
将“平安”绣进鞋垫
最暖的一层,贴着脚心

这是我们所用过的旧物
一部分会遗弃
还有一部分
将成为唯一的信物

你用巧手裁剪的衣服
比谁都好看
你织就那些深藏的事物
在你的目光下
我们看着,却不哭

缝补。匍匐于岁月
梦,哽咽于喉咙
晨曦里
一朵白色的栀子花
浮出水面

空气与爱

你在江水投下薄薄的影子
比光线更为宁静的
余音的语境,缭绕,缭绕

换装,向季节深处
提供一切未知性
青草更绿,江水更深

我在月光下收集
莹莹泪光成行
思绪,在夜晚凝结

至此一生。需安放
加速的新,是一滴露珠
在一个时代新的草尖上

可对照,可沉思
相守便是命定的福音

蒲公英

无法停留。像爱,被托举
它并不希望,成为被
遗忘的种子

是光,让一朵花的颜色
有了春天的意义
这瞬间的命运,摇曳,坠落
是风,还是命运的魔咒

这虚空梦境
旋转又旋转
落下,与天空的颜色
白在一处

万物低垂。光的记忆
重塑黎明前的天空

静水流深

槐树受孕。白色银铃
于耳垂,秘而不宣

悬浮于静水,湖水空蒙
风停在,五月的琴弦

怀揣蜜意,碎片深蓝
有种静寂,比语言还轻

更多的绿,走向
岁月深处——

一朵浩瀚的颜色
在旋涡处游弋
一个虚影,闪闪发光

蛙声如潮

□贺有德(湖南)

五月,静水流深

(组诗)

□苟永菊(四川)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账号。

南门口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